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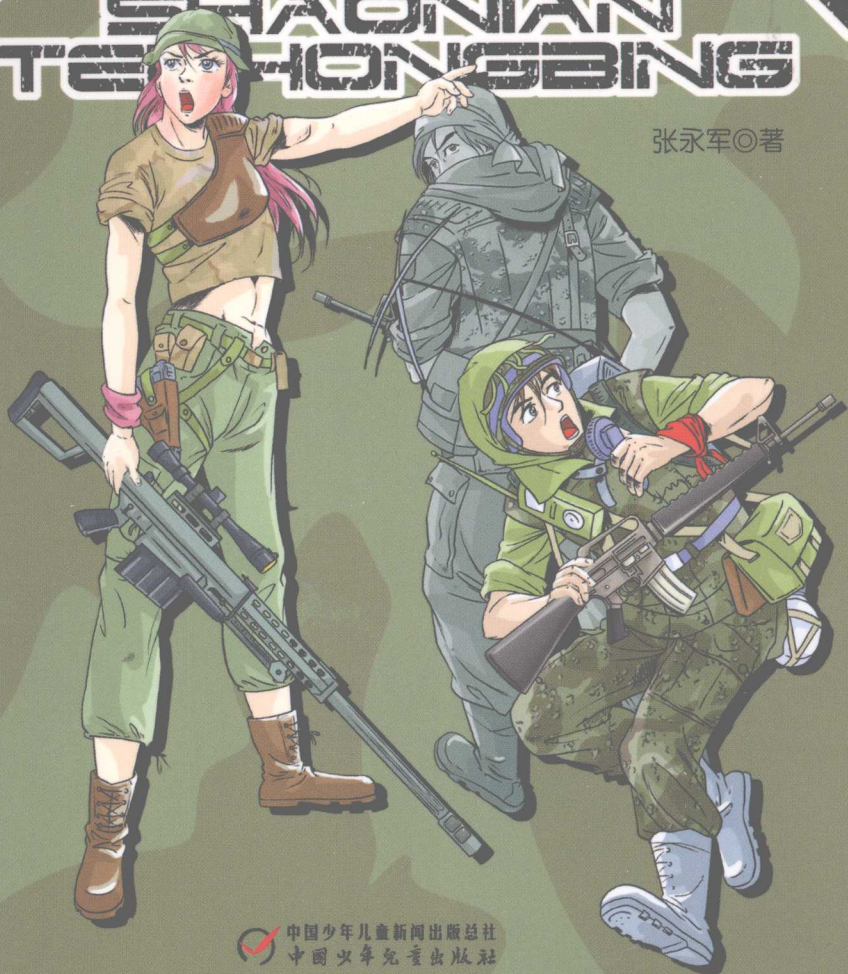
零号谜团

1

少年特种兵

SHAONIAN TESHONGBING

张永军◎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少年特种兵

SHAONIAN
TEZHONGBING

1

LINGHAO
MITUAN

零号谜团

张永军◎著



巴比娃娃



顺风兔



鬼屁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 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零号谜团/张永军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8.1

(少年特种兵)

ISBN 978-7-5007-8813-3

I. 零... II. 张...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204388 号

LINGHAO MITUAN

(少年特种兵)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策划: 吕卫真

责任编辑: 吕卫真

插图: 高岱

著者: 张永军

装帧设计: 九典工作室/陈京旭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社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总编室: 010-64035735

传

真: 010-64012262

发行部: 010-84037667 010-64032266-8269

htt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bs@ccppg. com. cn

印刷: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×1230

1/32

插页: 1

印张: 8.75

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58 千字

印数: 8380 册

ISBN 978-7-5007-8813-3/I · 1009

定价: 18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芭比娃娃



姑娘牛



鬼屁



哈哈兔



鬼手



精灵鸟



八爪狐



顺风兔



影子鱼



兰鸟



LINGHAO
MITUAN

零号谜团



写在前面

D 小队是少年特种兵训练基地的小队之一。在地狱式的训练过程中,D 小队被通知参与“零号行动”。然而,除了这一行动的代号之外,D 小队成员无法确切得知其他消息。

D 小队的目的地是一处亚热带的丛林区域,难道空降到丛林区域,就是“零号行动”? D 小队成员们各怀心事,各自猜测。

随后的行动令 D 小队成员陷入谜团和恐惧之中。上尉教官突然遭遇神秘特种兵的袭击死亡,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全部失灵,D 小队陷入前行无路、后有追袭的绝地。

D 小队成员发现了隐藏在地图中的密码,他们破译了密码,但对“零号行动”的秘密仍一无所知,于是他们决定和神秘特种兵来一次较量。

随后的日子里,D 小队了解到参与行动的 C 小队和 j 小队被神秘特种兵袭击而溃散。而神秘特种兵进入这一



区域是为了找到一只黑箱子。

D 小队赶在袭击者之前找到了这只黑箱子。为了把这只黑箱子带出丛林,带回基地,他们历经磨难,在无法和基地取得联系、没有任何支援、几乎没有希望成功的行动中,D 小队成员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,绝望与生存、责任与逃避时时拷问着 D 小队成员。D 小队能团结一致、摆脱追杀、冲出丛林吗?



目录 MuLu

- 1 写在前面
- 1 第一章 进入训练基地
- 29 第二章 D 小队正式成立
- 50 第三章 零点测试
- 70 第四章 武装待命
- 93 第五章 遭袭
- 116 第六章 转圈
- 139 第七章 意外
- 161 第八章 C 小队
- 182 第九章 黑箱子
- 206 第十章 诱敌
- 226 第十一章 汇合
- 248 第十二章 谜团

LINGHAO
MITUAN

零号谜团

少年特种兵
SHAONIAN
TEZHONGBING

第一章 进入训练基地

通过和丛林虎中尉对视目光,我知道,在下面的日子里我不做噩梦都不行了。丛林虎中尉在目光中告诉我:小屁蛋,你连“零蛋”都不是,更别想在我这里成为“零蛋”。这次你逃过了,下一次你“死”定了。

——引自《红蓝对抗》

我的噩梦是从8月11日开始的。8月11日,是个多么平常的日子,是一个不需要去特别记忆的日子,一个少年学生的一生中将会有多少个8月11日?那么我的噩梦为什么在普通的8月11日开始了呢?告诉大家吧,这个噩梦缘于我的梦想的开始,那是一次特殊的“实验”……

8月11日,我的闷热而又懒散的假期生活提前结束了,我和少年军校的113名学生的新学期却开始了。我们都是自愿报名进入特种兵训练基地的少年军人,将要



在号称“地狱”的特种兵训练基地里接受特殊的军事训练……

其实,早在上个学期,我们准毕业生们就从刘教官的嘴里知道了选拔少年特种兵的事。也知道,这次少年特种兵的选拔是以“实验”为第一目的。因为我们少年军校的准毕业生都是15岁的少年军人,选拔我们参与特种兵测试,这还是第一次。

所以,报名以自愿为原则,只要基础军事素质过硬,擅长游泳,懂驾驶,精于射击的学员都可以报名。另外,具备特殊能力的学员优先考虑。

这股少年特种兵选拔之风一下刮起,就在校园里成了热门话题。试想,我们都是经过3年正规军事化学习、军事化训练的少年军人,谁不想成为一个“跑不死、打不死,无所不能”的特种兵呢?那多酷!报名就踊跃。

这一结果令校方始料不及,最后校方建议报名的学员可以用整个假期来考虑这个问题,如果到了8月7日仍坚持参与“实验”,那么就在8月11日来校集合体检。体检合格的学员才有可能进入特种兵训练基地。

这样,在8月11日,我和其他113名学员顺利地通过了体检,我们114个学员可以进入特种兵测试基地了。而在那时,我相信其他113名学员和我一样,并不知道我们的“实验”竟是难以诉说的曲折和绝望……

8月11日体检之后,已是夕阳将尽,夜幕初降。我以为我们可以去吃晚饭,去洗澡,然后休息,然后才是



训练。

可是，完全不是我想的这样，我们的刘教官，翘起猪八戒似的嘴唇，挺着瘦小的胸脯，跑过来大声喊：全体注意，5分钟后集合，现在你们需要把自己收拾干净，然后出发，特种训练科目之一马上开始。

我和同伴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少年军人，都知道在出发前准备什么和马上解决什么，比如上厕所。

5分钟之后，我和其他113名学员被刘教官塞进了闷罐车。我们还没坐好，车门也没关上，闷罐车就冲锋似的突的开起来了。

我的死党，叫苏小豆的学员平时特别能吃，饿得也快。也许经过这一天的折腾，又一次饿松了裤腰带，他的裤腿因此下垂，就被后面的学员落脚踩实了。苏小豆一转身，两下一拉，闷罐车突然往前蹿，苏小豆半个白白的屁股就露在我们眼前了。

苏小豆直起腰往上提裤子，回头就骂：“鬼屁！你赶着上五星饭店吃大餐吗？从我这吃可不行，我这是半成品。”

踩苏小豆裤子的学员叫马达，也是我的死党，这家伙睡觉时爱放屁，因是夜里总弄出臭气，他又自称那不是熏人，而是熏鬼。所以，我们大家就叫他鬼屁。

我们笑起来，我偷眼看刘教官，刘教官这次没皱眉，没发火，也笑，这挺反常。而且我从刘教官猪八戒式的嘴唇上感觉到这个“坏家伙”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不似平



常日子里的坏笑。不禁想,这头“坏家伙”原来也会真心地笑。

闷罐车越开越快,天也越来越黑。我默默算计行车时间,这是我爷爷在我小时候为我养成的习惯之一,我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下面再说。我有了这种习惯之后,常常可以不用看手表就知道时间。

现在,我们的车行驶了6小时51分钟,我又通过车体与风的磨擦声计算出前3小时40分钟的车速是每小时110公里,后来这段时间车速明显放慢,而且颠簸,只达到了每小时80公里,而且一共经过了21座60米至100米长的桥和7个同样距离的山洞,又向南、向东、向西南各行驶了大约2个小时,现在又向南行驶了23分钟。有了这样的时间数据和行驶数据,我在脑袋里勾勒出我们的区域地图,我试图在我脑海中画出这一路线图,这种在别人那里不可思议的事,在我的习惯里是正常的的能力之一。当然,这个习惯也是我爷爷的训练成果之一。

闷罐车又向南行驶了28分钟,我在心里就笑了。我扭头看到坐在车门口的刘教官在看表,他的表真的挺棒,是具备夜视功能和路线指示的军用表。

我问:“教官,我们怎么转了一圈又回来了?特种兵训练基地就在我们学校吗?”本来我不打算这样问的,但是好奇是我的弱点之一。

挤着我坐的鬼屁打个哈欠嘟哝出一句:“就瞎转呗!玩这种小儿科目,还自曰什么特种训练科目之一!靠!



不如放一屁。”

鬼屁是知道我的这些习惯的,所以鬼屁信我。

刘教官扭过头看我,车里昏暗,看不清表情。但刘教官一直扭着头看我,烦得我对着他打了个有口气的哈欠,他还是看着我。最后是鬼屁的一个哑屁出炉,这奇臭的臭气弹才“命令”刘教官吸了吸鼻子猛然掉过了脸。

闷罐车终于停下了,我们出了车门,站在点点灯火的一座营房的操场里。营房区域很大,营房大多覆盖着伪装网。

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部队的营房,如果这里就是特种兵训练基地,我才发觉我的关于行车路线的推测有了失误,正确地说也不算失误,这座基地的位置和我们学校的位置是在同一坐标上,只是横向距离拉大了5公里,而且是建在山里。这一点我挺沮丧,像吃了败仗。如果我爷爷知道了一定会笑呵呵地打我手板。

好多学员车子一停冲下车就吐了,这主要是后半段行驶在山路上造成的。这可以理解,任谁第一次坐这种闷罐车跑上7个多小时都会有不良反应,所以我也有呕吐感。

可是我们还是不能休息,接下来是列队、报数。

然后,刘教官和来接我们的一个少尉军官简单说了几句,少尉军官就把我们赶上了几辆野战军车。军车上都覆盖着帆布,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刘教官却不在军车上了,我想,我们和刘教官没说再



见他就“再见”了。快3年了,我一直想等到毕业那天告诉刘教官再若生气的时候,不要往上翘嘴唇,那样更像猪八戒,并不威风也不好看,可惜我没机会说了。

军车一头冲进了山里,在崎岖的山路上跑了5小时11分,我们又被赶下了车。那时天已经亮了,是早上6点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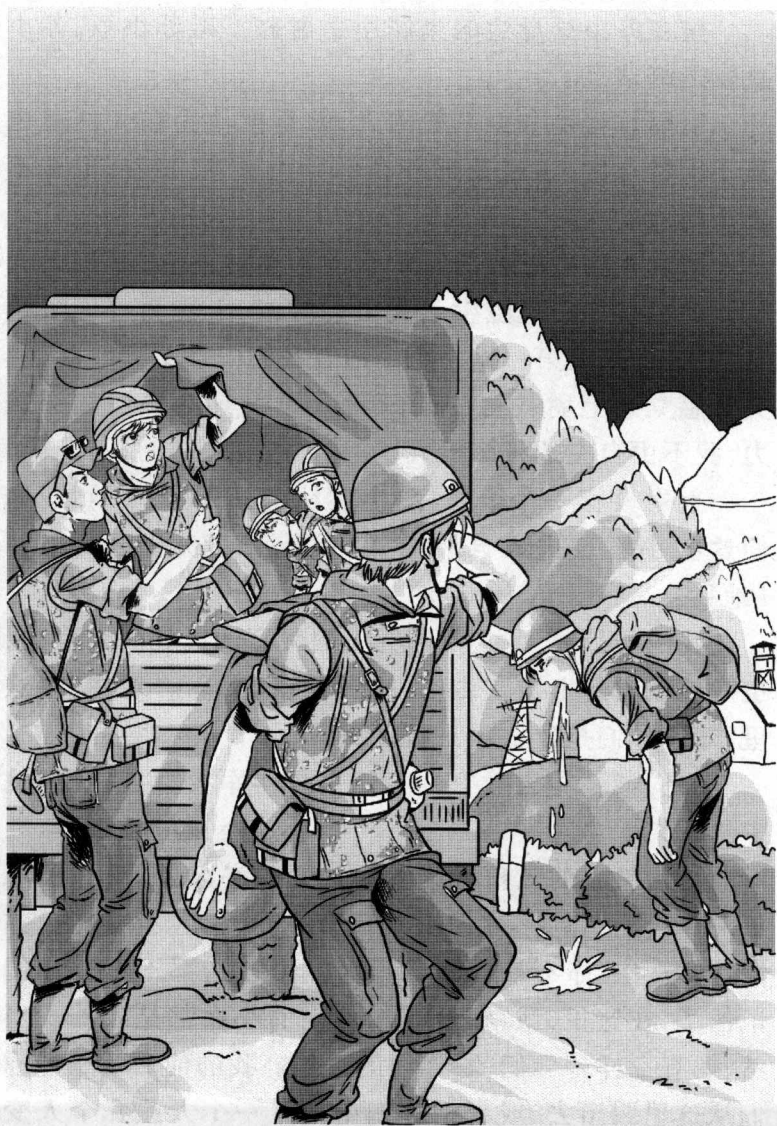
下车后我们看到了古怪的广阔的训练场,还有营房,营房都用伪装网伪装了。放眼四周,四周都是重重叠叠的大山,山与山之间雾气缭绕。在别的学员的叹气、呕吐声中,少尉军官突然走过来问我:“张知渔,你还能准确测算出这里的方位吗?”

我愣了愣,脑袋里没空想少尉军官是怎么知道我的,马上立正回答:“报告!我在车上睡了一觉,现在我身在山中雾深不知处,无法测算出脚下的具体方位。回答完毕。”

少尉军官挺英俊,好看的脸上笑了笑,然后列队、报数。少尉军官转身,挺着胸膛跑去向一个来接我们的上尉军官敬礼。

少尉军官说:“报告主教官!C分队学员114人到训练基地,实到114人。请指示!助理教官少尉徐虎报告完毕。”

排在我身后的苏小豆悄悄对我说:“影子鱼,你听着,原来我们是C分队,你得动动脑筋想个招,你、我、鬼屁还得分一个小队里。”





排在苏小豆身边的鬼屁用手肘碰了碰苏小豆，苏小豆就挺胸站直了。

上尉教官是个很一般的人，就是把他丢在人群里也显不出特点的人，也是那种在你身边呆着、转着，也显不出杀伤力的人。

这和我脑袋里装的特种兵的形象对不上，差距太大了。就在我心里滋生出失望的时候，上尉教官说了稍息，就走过来从第一排一个个地看我们。当看到我时，我突然感觉到上尉教官的眼睛看人时很具威胁性和穿透力，我不由自主地将胸挺直了。

上尉教官一个个看完，走到队前站下，说：“欢迎你们这些小不点进入自然淘汰的游戏，也欢迎你们来到‘地狱’。”

我的心惊跳了一下，因为上尉教官的语气阴森森的，也像地狱里的鬼雄在讲话。上尉教官又说：“现在，在这里，知道你们是什么吗？回答我。”

我们喊：“报告教官！我们是少年军校学员，我们是少年军人。”

上尉教官的嘴角轻描淡写地划过一丝笑容，鼻子哼了一声，说：“错了，你们不是什么少年军人。在这里，你们连‘零蛋’都不是！知道吗？你们什么都不是！你们记住了，在这里，我就是阎王，你们的小命都是我的。当然，还有一样是你们的，你们的编号。我的使命就是把你们从这里踢出去，或者把你们中的某一个人或几个人变



成‘零蛋’，再变成放回去就有本事吃人的小鬼。我不管你们以前的种种，在这里，你们回答问题只有两句：一是：是！教官！二是：明白！教官！假如让我听到没用的第三句，你们这一堆什么都不是的东西都要受罚，明白吗？”

我们哗的立正，大声回答：“明白！教官！”

然后就解散了。

我和同伴们去领日常用品和训练用具，看同伴人人都很兴奋，想来他们的担心比我的担心少吧。在我们一路上见到的所有基地里的人，不论什么人都是冷冰冰的一张脸，就算礼貌地和他们说话，他们都毫无热情的反应，看上去就像活在地狱里的活鬼。

我想，他们之所以这样对待我们，也许就因为我们在这一连“零蛋”都不是的地位吧？这不同于我们少年军校的男女教官，就像刘教官，坏笑、奸笑也是表示情感吗，这里？唉！我没有看到我想象中的欢迎场面，我想我的噩梦不得不开始了。

另外，我和苏小豆还有鬼屁没能分在一个小队，本来是可以的，我们前后站队取编号时，我被助理教官徐虎少尉突然叫到另一串陌生人的队里，我就取了编号，那编号更加使我闹心了，靠！我的编号居然是 007……

我的编号是闹心的 007，苏小豆的编号是他高兴的 101，而鬼屁的编号就不那么好听了，是 244（爱死死），对这个编号，鬼屁只是扫一眼就撇了撇嘴。